

doc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得更多电子书

中 國 古 籍 文 漢 繪

漁洋精華錄集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王士禛著 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

垂洋精華上卷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漁洋精華錄集釋

(全三冊)

[清] 王士禛 著

李毓芙 牟 通 李茂肅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書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66.625 插頁18 字數1,576,000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5325-2544-9

I · 1288 精裝定價：130.00元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漁洋山人戴笠像



漁洋山人戴笠圖

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卷一上

小門生東吳惠棟定宇撰

同學諸子叅

古體詩一

對酒

對酒歌慨慷自我屬有生共得睹太平皇帝陛下惟樂
康宮府治丞相無私人諸諫官彈射姦慝咸有直聲自
中丞刺史良二千石各各有廉名日南交趾皆我郡縣
蠻夷君長以時稽首殿庭屬國具爲令文笥生翠來王
京幸太學三老而五更遂賜民爵一級存問長老遺都

漁洋山人精華錄箋注卷第一

中吳金榮林始箋注

徐淮岱陽纂輯

順治丙申

漁洋集

對酒

古辭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對酒歌太平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若梁范雲對酒心自足則言但當爲

樂勿徇名

自欺也

對酒歌慨慷

古樂府魏武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又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得睹太平

夏樹芳詞林海錯漢書三登曰太平北史積儲九稔謂之太平

皇帝陛下惟樂康

史記

秦始皇本紀臣等上尊號主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曰皇帝高祖本紀五年尊漢王爲皇帝按高起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刺客傳曰願陛下少假借之則陛下之稱非始自漢也蔡邕獨斷曰天子近臣執兵陳于陛下謂之陛下不敢指斥天子故以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上書亦然楚辭九歌君欣欣兮宮府治丞相無私人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秦官樂康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

諸諫

○ 茶梅洞庄太保作書山米藥圖之二
三、有峰。山。信。海。中。淮。淮。城。茶。
福。用。清。主。重。其。天。隨。子。有。
福。用。清。主。重。其。天。隨。子。有。
李。公。凱。游。王。刻。畫。村。
小。湖。見。雨。斜。風。重。還。共。烟。波。舊。釣。徒。
一世。第。甚。山。多。在。畫。大。十。高。看。水。那。漫。浪。
卷。坤。仰。海。海。休。石。壁。危。劍。山。即。有。漫。時。
○ 送。宣。官。山。中。此。岸。岱。海。布。之。國。之。方。
蓋。事。江。左。者。有。万。古。林。穴。示。流。濟。其。
漢。儀。推。應。即。能。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

王士禛手跡（現藏山東桓台王士禛紀念館）



新城王氏四世官保坊（明萬曆四十七年建）



新城王氏家祠忠勤祠（明嘉靖十八年建）

前言

李毓芙

一

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二），是清代初年卓著詩人，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身後至雍正時，因避帝胤禛諱改名士正。乾隆時，高宗認為「正」字與「禛」字筆畫太遠，又改名士禎。原籍山東諸城，祖上遷至新城縣（今桓臺）落戶。此後世代居此，遂為新城人。漁洋自撰年譜云：「青州諸人，始祖諱貴，遷濟南新城著籍焉。」新城縣，在明、清時屬濟南府，所以士禛常自稱濟南人。

王士禛出身於一個世代仕宦家庭。高祖名重光，字廷宣，嘉靖辛丑進士，歷官貴州按察使參議，勤於政務。自撰年譜說他「歿于王事，贈太僕寺少卿。諭祭，稱忠勤公」，今桓臺縣王士禛故居忠勤祠尚在。曾祖名之垣，字爾式，號見峰，明嘉靖壬戌進士，歷官戶部左侍郎，贈本部尚書，善詩、文，生平仕宦行事，及師友交誼，載自著歷仕錄一書。祖父象晉，之垣季子，字子進，別字康宇，明萬曆甲辰進士，歷官浙江右布政使，贈刑部尚書。著有剪桐載筆、清寤齋心賞編、群芳譜等書。父與敕，字欽文，別字匡廬，象晉季子，清順治元年拔貢，累封國子祭酒，贈刑部尚書。士禛兄弟四人，長兄士祿，字子底，號西樵，順

治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員外郎，著有十笏草堂集等；仲兄士禛，字禮吉，廩貢監生，著有抱山堂集；三兄士祜，字子測，號東亭，康熙進士，著有古鉢山人集。由於家學淵源，兄弟四人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又加上個人刻苦學習，都善詩、文，長後各有成就，馳聲藝苑。士禛六、七歲入家塾，學詩經，已能領會詩情。他在池北偶談誦詩中說：「予六、七歲始入鄉塾，受詩，誦至燕燕、綠衣等篇，便覺棖觸欲啼，亦不知其所以然。稍長，遂頗悟興、觀、群、怨之旨。」（卷一六）此後自取唐詩誦讀，并學作詩。長兄西樵看出他的詩才，便使手抄王維、孟浩然、常建、王昌齡、韋應物、柳宗元等數家詩學習。後三十年，士禛在書考功年譜後一文中還表示感激幼時受長兄教導之情，說：「文章經術，兄道兼師。」祖父象晉，辭官家居，自號明農隱士，年八十餘，日常督教諸孫讀。從叔祖象咸，字洞庭，善草書，喜歡飲酒，性格豪放，有張顛之風。有一次，象晉邀請他來宴會，他醉中飛筆作書，淋漓滿紙，象晉也一時興致勃發，命諸孫即事對句，說道：「醉愛羲之迹。」士禛時年十一歲，應聲答道：「狂吟白也詩。」二公見答對得好，大喜，賞給他兩把畫扇（見漁洋詩話卷上）。又幼時曾題明湖詩，有句云：「楊柳臨湖水到門。」又曾作落葉詩數篇，并為長輩所贊賞，中有句道：「已共寒江潮上下，況逢新燕影參差。」又道：「千年搖落吳江思，忍向烟波問板橋。」據說十五歲便著有落箋堂初稿一卷，伯兄西樵為作序，并刻印（據惠棟注補漁洋年譜說）。順治十二年，士禛入都參加會試中試，未殿試而歸。當時士禛與長兄西樵、三兄東亭文名漸著，號稱「三王」。後二年八月，遊歷下，邀集諸名士於大明湖，會飲水面亭上，舉辦秋柳詩社。繞亭秋柳千餘株，披拂水面，葉始微黃，乍染秋色，士禛即景作秋柳詩四首。當時和者既多，後一經傳揚，大江南北士人，甚

至閨秀亦多和作。詩人陳允衡曾稱贊士禛詩道：「元倡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諸名士和作，皆不能及（漁洋詩話卷上）。時士禛二十四歲，詩已蔚然成家。順治十五年，士禛赴京參加殿試，居進士二甲。次年，授任揚州推官。順治十七年，赴揚州就任。十八年，士禛曾渡江遊吳下，謁見前輩詩人錢謙益。錢氏爲當時詩壇領袖，很賞識士禛詩才，贈詩道：「騏驥奮蹴踏，萬馬暗不驕。勿以獨角龍，儻彼萬牛毛。」又爲士禛詩作序，中有「與君代興」之語。其被賞異如此（漁洋詩話卷上）。士禛感激錢氏賞識之情，終生在心。所著魚子亭雜錄云：「予初以詩贊於虞山錢先生，時年二十有八。先生一見，欣然爲序之，又贈長句，采其詩入所撰吾炙集。所以題拂而揚詡之者，無所不至。今將五十年，回思往事，真生平第一知己也。」士禛在揚州日，公事之餘，嘗與諸名士宴集紅橋賦詩，有紅橋倡和集。揚州紅橋，也因而聲名益彰。惠棟漁洋自撰年譜注云：「山人作浣溪紗三闋，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是也。和者自茶村而下數君。江南北流傳之，或有繪爲圖畫者，於是過揚州者，多問紅橋矣。」士禛又遍遊江南山水，凡如皋、蘇州、無錫、南京等地名勝，無所不造其境。即在順治十八年，因爲喜愛太湖中漁洋山的秀美，竟自號漁洋。其自撰年譜云：「正月，有事吳郡，看梅玄墓，宿聖恩寺，望太湖。漁洋，湖中小山也，一峰正當寺門，愛其秀峙，無所附麗，取以自號。」士禛在揚州爲官五年，被調任京職，後官至刑部尚書。在官期間，曾查獲清理過許多民間冤案，爲之昭雪，頗有政聲。士禛雖日常忙於官務，然從未懈怠詩文著述。他曾敘述在揚州時的詩興道：「予往如皋，馬上成論詩絕句四十首。」「予在甓社湖中，作歲暮懷人絕句六十首，丙夜而畢；紙盡，以公牒牘尾續之，淋漓皆遍。」（漁洋詩話卷上）離揚州時，惟圖書數十篋，嘗有

詩道：「四年祇飲邗江水，數卷圖書萬首詩。」（自撰年譜惠注）其後爲官，出使遍經秦、蜀、楚、粵、吳、越等地，路途往來之間，都留下了豐富的篇章。

康熙五十年五月，士禛因瘍症大作，於故里逝世，年七十八歲，葬於系河北岸祖塋。前一年秋間，歛縣程氏兄弟徵求士禛詩、文，以備彙爲全集，刻版印行，時士禛已病不能起，便於枕上口授，讓他的兒子啓汎把他的歷年所作編次成冊，總爲九十二卷，名帶經堂集。本年春，在枕上爲一女子作了一篇傳記，也口授，讓啓汎代書，感慨道：「吾初官維揚時，爲居烈婦雪冤一事，久欲爲立一傳，因循未果，今煩悶鬱轔中偶於枕上得之，了此一段公事！」（見漁洋年譜·嗣君跋）於此可見士禛熱忱著述，至老不倦。他一生所編著詩、文，凡數十種，其中自作的詩占千餘篇，可謂洋洋巨著。

二

士禛推重文士，并注意整理其詩文著述，因此編選刻印了不少前代和當代的文人詩集。茲就他愛重鄉土文獻舉例說明。邊貢，字廷實，號華泉，歷城人，明弘治進士，與李夢陽等人號稱「弘治十才子」，官至南京戶部尚書。他平生好收藏典籍，一夕，慘遭火災，仰天大哭，懊恨病卒。士禛敬重其才學，編選邊華泉詩集四卷；又編選邊貢子邊習詩一卷，名邊仲子詩，附於後，并行刊印。作序表明編選宗旨和經過道：「邊集爲郡人劉吏部希尹所編，一刻於胡中丞可泉，再刻於魏司理永孚。桑海之後，皆淪烟莽。

不佞自束髮受書，頗留意鄉國文獻，以爲吾濟南詩派，大昌於華泉、滄溟二氏，而筆路藍縷之功，又以邊氏爲首。庸暇日，因參伍二刻，薙其繁蕪，掇其精要，與徐氏迪功集并刻於京邸，俾鄉之言文獻者足徵焉。」又說編選邊仲子詩的情況道：「公仲子習，字仲學，食貧受徒，以詩世其家，所傳『野風欲落帽，林雨忽霑衣』、『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其佳句也。有遺稿一卷，將錄其可存者，附斯集後，以備一家之言。」漁洋詩話中也記述道：「邊習字仲學，歷城戶部尚書華泉先生仲子，有睡足軒詩一卷，紙札草惡，猶是當日真迹，亡友徐東癡裝潢而藏之。余既刻華泉集，又刪存仲學詩一卷，附刻於後。」（卷下）士禛在序文中贊稱大昌濟南詩派，邊貢有開創之功；同時提示佳句，表明仲學詩的新穎特色。

在當代，士禛交遊頗廣，同海內一些著名文人往來密切，如杜濬、施閏章、朱彝尊、陳維崧、邵長蘅、洪昇、宋琬、余懷、彭孫遹等，都相與交好，常有詩贈答，或收錄其詩刻印。這都可從他的著述中見之。今先特別一叙士禛和本鄉幾個名士的交遊，并說明他不以勢位論交，尊重士人，重視整理保存鄉國文獻。新城徐夜，字東癡，是士禛從叔祖王象春（字季木）的外孫，與士禛爲外從兄弟，善詩，五言宗法晉陶潛。明朝亡後，他歸隱系水之東，寫下了不少記述林泉之趣的詩篇。士禛自少在家鄉時便與東癡交往甚密，相與作詩倡和。順治十三年春，士禛與東癡結伴遊鄒平長白山，賞玩柳庵、上書堂、醴泉寺等名勝，刻長白遊詩一卷。漁洋長白山錄，亦於此時所著。次年八月，士禛集諸名士於大明湖上，作秋柳詩，東癡雖未與會，但亦有和作，題作和阮亭秋柳詩四首（徐東癡集卷二）。又作再題阮亭秋柳詩卷，詩中稱贊士禛詩情道：「詩寫白家何句好，賦憐王粲使心惆。誰人愛唱清江曲，春月爲姿亦漫愁。」并自注

云：「阮亭好詠劉采春『清江一曲柳千條』絕句。」（見徐東癡詩集卷二）士禛曾贈東癡詩，贊稱他的詩才道：「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漁洋詩話卷上）後來士禛在京做官，有一次返里，與兄西樵、東亭同拜訪東癡，見他家境貧苦，饑寒交迫，便與縣令信，請與照料其人生活（見士禛徐詩序）。東癡曾作春日寄東亭阮亭兄弟一詩，表示感激受顧恤之情，詩道：「計拙謀生事，常年祇舊貧。粟瓶儲斷日，米帖乞從春。老態乖時趣，窮交累故人。猶存青眼在，未覺白頭新。」（徐東癡詩集卷一）東癡晚年，其詩多半散失。士禛在京，就一向所存的東癡詩二百餘首，編輯刊印，名徐東癡詩集，并爲作序，哀傷道：「夙昔之交獨予在，序先生之詩，思疇日兄弟友朋遊處倡酬之樂，爲之泫然而流涕也。」張實居，字蕭亭，一字賓公，鄒平人，爲士禛內兄，隱於大谷，彈琴詠歌自娛。士禛敬重其人品學問，相與交好。這從士禛跋自書宋人絕句一文中可見兩人志趣的投合。文道：「雪二日，夜乍晴，上嘯臺，東望林木蒼茫，宛然范寬、倪迂之筆。會樵唱軒落成，初移筆硯几榻，燭下作書寄內兄賓公山中。書竟，偶錄此詩。地爐榦榦，燈火青熒，歲暮風味，恨不與賓公同之也。」（漁洋文略卷一二）士禛編選張蕭亭詩集刊印，并爲批點。作序道：「蕭亭古今詩盈千餘首，樂府古選尤有神解。爲擇其最者三（一本作「五」）百餘篇，別爲選集。後世誦其詩者，庶以知其人焉。」後來士禛又在詩話中記述道：「內兄張蕭亭實居，鄒平少保忠定公孫也，家有湄園，擅丘壑之趣，今無矣。嘗有詩云：『桃花乍放柳初生，葉底春禽送好聲。人在西園山翠裏，斜風細雨度清明。』予刻其詩四卷。」（漁洋詩話中）

在士禛相與交遊的鄉友中，更一敘他和蒲松齡的友誼關係。蒲松齡是清初文學家，以作聊齋志異

著名，淄川人，住居和士禛鄰縣，彼此交好，然兩人一生所處的境遇却很不一樣。王士禛官運亨通，勢居高位；蒲松齡科舉失意，始終不過是個窮塾師。但王士禛却很尊重蒲松齡的道德學問，蒲松齡也極贊賞王士禛的詩文造詣，彼此從文字交結為好友。蒲松齡著聊齋志異，王士禛為之評點。更作戲書蒲生聊齋志異卷後一詩，贊稱其書的故事情味，詩道：「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蠶尾集卷一）蒲松齡也作次韵答阮亭先生見贈一詩，表示見重於士禛的感激之情（詩見聊齋詩集卷二）。康熙四十一年，士禛在京遙寄所著古懽錄給蒲松齡，蒲松齡作詩致謝，題作謝阮亭先生遙賜古懽錄用黃太史題放鷗圖韵，詩中贊稱士禛器重文士，說道：「調羹濟蒼生，想望亘四表。胡爲羨文人，結契海鷗鳥！」（聊齋詩集卷四）康熙五十年五月，蒲松齡聽說士禛去世，至爲哀痛，并作了四首哀悼詩，從中也可以表現出兩人生平深厚的情誼，以及蒲松齡對士禛詩壇地位的尊重。詩題作五月晦日夜夢漁洋先生枉過不知爾時已捐殯宮數日矣，其一道：「昨宵猶自夢漁洋，誰料乘雲入帝鄉。海岳含愁雲慘淡，星河無色月淒涼。儒林道喪典型盡，大雅風衰文獻亡。薤露一聲關塞黑，斗南名士俱霑裳。」（聊齋詩集卷五）

在士禛的鄉土詩友中，尚有伊闢，字盧源，別字翕菴，新城人，順治十二年進士，與士禛會試同科，官至大理寺卿。士禛與之同朝做官，相與交情甚篤，常有詩贈答。康熙十九年，伊闢奉命出使雲南，士禛賦送同年伊翕菴中丞巡撫雲南詩以贈之，此後又作懷翕菴中丞沅州、得翕菴書等詩，表示關懷朋友之情。後來伊闢因為忙於籌供軍需，積勞成疾，死於蠻烟瘴霧之地，治喪家鄉，士禛為撰墓志銘，并作詩挽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之。詩云：「歿視悲苟偃，生還失伏波。故人歌薤露，流涕向山河。」（以上引詩都見漁洋精華錄金本卷九）

士禎居易錄中曾言及他在揚州時的交遊：「庚子，之官揚州。揚州衣冠輻輳，論交遍四方；又數之金陵、姑蘇、毗陵，所至多文章之友，從遊者亦衆。」又曾說，在揚州時「多布衣之交」。茲錄他拜訪詩友杜茶村的一段記述：「杜茶村濬，初名詔先，黃岡人。僑居金陵，貧甚，屢客廣陵。甲辰人日大雪，時方鎖印無事。予造訪之，清言竟日。乙巳七夕，予北上京師，諸人祖於禪智寺，即席賦五言。茶村有句云：『記逢人日雪，造我吟窮愁。』謂此也。」（漁洋詩話上）

士禎很重視民間無名詩人及其著作，把所見所聞都隨筆記錄下來，這從他的詩話中可見。所記的詩友，遍及各行各業，有木工、衣工、擔者、鋤者、僧人、閨秀，甚至乞丐等。他們有一篇之勝，或一言可采，都予以宣揚。因此很多無名詩人的作品，得以流傳。今錄一則如下：

蕭詩，字中素，華亭人，隱於木工，博學善詩。其警句云：「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從學者甚衆，而執事如故。（漁洋詩話卷中）

以上說明士禎重視整理保存鄉土文獻，并尊重文人，廣交遊。由於多方面注意詩人作品，汲取其所長，也開擴了自己詩文創作的構思境界。

三

清人入關之後，實行殘酷的封建統治和民族壓迫，激起了廣大人民的反抗。在時勢的推動下，清初曾出現過一派以顧亭林爲代表的氣節高尚的詩人，寫出了不少表現民族思想的愛國詩篇。王士禛所處的時代稍晚一點，清政權已趨向鞏固。他的詩中有些慨嘆時勢的篇章，顯然是時代思潮的反映，然語意已不免隱約。還有一些描述人民生產勞動，揭露官府壓迫人民，表現人民生活艱苦的篇章，這一般是他的早期作品。後來的作品，更多的是紀遊寫景詩、懷古詩、贈答詩、詠物詩，其中或含有某種思想意義，但作品取材總的趨向，是社會現實內容不足。又因爲他在清朝作官，以及受封建階級意識所支配，有些作品不免對統治者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如秦中奏凱歌十二首、瀛臺賜宴恭紀六首、聞官軍復瀘州、滇南凱旋歌等等，都是作品中的糟粕部分。這一類詩，正適應清初統治者的需要。

王士禛敘寫時勢的詩，如淮安新城有感二首，即景抒懷，感慨明末亡國之際的事迹。此詩是順治十七年過江蘇淮安所作。淮安是明末宗室福王朱由崧設鎮復國的地方。當時四鎮黃得功等駐守江、淮一帶，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揚州，繼續抗清。由於四鎮不能協力，終致兵敗。史可法殉國於揚州，黃得功戰死於蕪湖，福王被執北去，南明遂即滅亡。王士禛在詩中沉痛地寫道：「四鎮蟲沙成底事，五王龍種竟無歸。行人淚墮官橋柳，披拂長條已十圍。」并以東晉君臣無力收復中原爲喻：「永嘉南渡須臾事，忍

向新亭問楚囚。」史可法孤守揚州，城陷殉難後，當時人民找不着他的尸首，把他的衣冠埋在梅花嶺前，建成墳冢，以便春秋祭祀。梅花嶺在揚州廣儲門外，爲揚州名勝。康熙三年，士禛與諸名士春遊，作治春絕句十二首，其一便抒寫遊梅花嶺的感慨之情，詩道：「當年鐵炮壓城開，折戟沉沙長野苔。梅花嶺畔青青草，閑送遊人騎馬回。」安徽省蕪湖西南長江邊有處名荻港，附近有板子磯，是當年黃得功駐防並殉國的地方。據三藩紀事本末云：「得功戰於荻港，時良佐已降於我，即陣上招得功，得功叱之。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得功，中喉偏左。得功知不可爲，擲刀，拾所拔箭刺喉以死。」士禛北歸志中記述道：「過荻港，望板子磯，孤阜臨江，上有城堞，故靖南侯黃公置戍於此。」士禛於康熙二十四年自廣東歸京，舟過蕪湖，作荻港詩，感懷這位抗敵復國將士的英烈事迹道：「勝地不留逋客住，暮潮閑送夕陽歸。黃公戰處今殘壘，憑眺休登板子磯。」

描述生產勞動的詩，以蠶詞四首、山蠶詞四首著稱。蠶詞四首，敘寫了農家婦女養蠶的忙碌過程。首叙蠶始生時的措施，備好暖房，并先祭「馬頭娘」的風尚；其次描述婦女陌上采桑，一直寫到蠶上簇做繭，以備繅絲。詩道：

青青桑葉映回塘，三月紅繭欲暖房。相約明朝南陌去，背人先祭馬頭娘。

鳩鳴屋角桑葉低，三眠四眠蠶始齊。小姑嬌小好閑事，簇蠶學罷學添梯。

山蠶詞四首，描述齊地（指今山東省淄博一帶）飼養山蠶的盛況，以及繅絲織帛：「曾說蠶叢蜀道險，誰知齊道亦蠶叢。」那問蠶奩更火箱，春山到處是蠶房。」春繭秋絲各自譜，一年三熟勝江南。柘蠶成後

寒蠶續，不道吳王八繭蠶。」至於繅絲織帛，小姑娘也忙碌起來了：「尺五竿頭絡色絲，龍梭玉鐡動妍姿。紅閨小女生來慣，中婦流黃定未知。」以上兩首詩，都有情有景，從中表現出勞動熱情和豐收的快樂。和吳孟舉種菜一詩，描述種菜勞動。詩道：「澤國春雨餘，溪流碧泱泱。戴笠日荷鋤，土膏發勾芒。曉露劑白莧，夕照分紅薑。葵韭蘿蔓蘇，紛葩各成行。」同時又諷刺那些養尊處優的達官貴人，不勞而食，空耗國家資糧。詩道：「便腹何貴人，日羞大官羊。不解出一奇，嗟嗟耗太倉。」

王楨揭露官府壓迫剝削人民，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詩，有復雨、春不雨、秦郵曲、養馬行、蠶租行十解等篇。在復雨詩裏，敘寫陰雨綿綿，造成田荒，官府表示救災恤民，祇頒空文：「連年左輔嗟大無，有蜚多麋仍屢書。」內戰不止，大量的軍費開支，更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天南干戈未寧息，男罷農耕女廢織。長沙江中多戰船，祝融峰頭尚兵革。羽書日日下山東，桔程轉輸動千億。苦竹黃楓猿畫啼，舟子征人少顏色。掘冢鑄幣既不能，輾轉呼天猶力嗇。」在官府的逼迫下，農民祇得盡力輸捐納稅：「長官鞭朴那敢避，努力公家輸酒漿。」春不雨詩的內容和復雨近似，描述大旱之年人民生活窮苦，詩道：「暮聞窮巷叱牛歸，曉見公家催賦入。去年暘雨幸無愆，稍稍三農獲晏食。春來穀賤復傷農，不見饑鳥啄遺粒。即今土亢不可耕，布穀飛飛朝暮鳴。春芽作飯藜作羹，吁嗟荆益方用兵！」秦郵曲二首，是順治十八年王楨過秦郵（高郵）時所作。其第二首，描述人民在官府的奴役下風雪中挖掘河道所受的饑寒困苦，詩道：「今年孟冬河水乾，萬夫畚鍤聚河干。行河使者黃符下，敢道無衣風雪寒。」養馬行一首，描述人民供給官兵糧草養馬的辛苦，詩道：「濟南城西駐大帥，桔程茭蕎日三饋。三十二縣何苦辛，昨朝

兵去蝗旋至。」（漁洋集卷三）蠶租行，於順治十四年作，是篇古體叙事詩，分十章，敘寫一個女子辛苦養蠶，打算把自己的嫁時襦、耳邊釵賣去，換買桑葉。丈夫纔走出門，里正便進門來催軍租了：「阿夫持襦去，里正持符來：『漢中索軍租，不得中顧私！』」在里正的逼催下，夫婦雙雙自盡。末二章道：

蠶應黑瘦盡，軍租持底當？痛哭視孤兒，畢命朱絲繩。

阿夫還入門，不復見故妻：「生既爲同衾，死當携手歸。」

此詩內容叙事，原有所本。詩前有序，表明道：「丁酉夏，有民家養蠶，質衣鉶鬻桑，而催租急，遂縊死。其夫歸見之，亦縊。王子感焉，作是詩也。」

士禛有一部分詠史、懷古詩，內容多爲感慨時代變易，追懷史事得失、歌頌人物功績、諷刺昏君佞臣等。如姑蘇懷古三首，是順治十八年遊蘇州所作，感懷春秋時吳、越相爭，吳國滅亡，并惋惜吳臣子胥、越臣文種，盡忠國家，無辜被害。其一道：

山徑何時葬玉鳬，興亡轉瞬日西徂。越人已自籌三策，秋祭當年竟五湖。雨過麋城空碧草，春深鶴市半青蕪。
傷心更有南陽宰，不獨寒潮泣子胥。

另一詩中贊稱越臣范蠡明智，不戀榮華，辭官遠逝：「千金枉鑄鴟夷象，鳥自高飛避網羅。」其它如潤州懷古、虎丘、闔廬墓、五人墓等，都意味深沉。士禛詠史詩，如讀史雜感八首，是順治十五年所作，詩中敘寫南北朝的興亡事迹。有的諷刺統治者祇圖個人享樂，不顧國家安危。南齊主東昏侯蕭寶卷便是個昏君。永元三年，蕭衍起兵討伐他，他醉生夢死，不準備抗敵，仍深居宮中，貪戀和潘妃行樂，及至兵臨京

城，祇好向平日迷信的蔣侯神求救。士禛詩道：「鑿地蓮花映雉頭，却忘鼙鼓下荊州。白門一決須臾事，枉向空中拜蔣侯。」又北齊後主高緯，荒淫無道，盛作無愁之曲，自彈琵琶唱之，時稱「無愁天子」。南朝陳發兵攻打北齊，北齊兵敗壽陽，士卒多被淝水淹死。士禛詩道：「殿中擁槊唱無愁，江左重開南豫州。十萬敵軍齊北哭，至今淝水不曾流。」又有的詩諷刺封建統治者爭權奪利，貽誤國事。梁太清二年，胡人侯景叛亂，皇室諸王蕭繹兄弟握重兵在外，不團結抗敵，致使臺城失陷，武帝被囚餓死。衡州刺史韋粲，倍道赴京救援，孤軍奮戰，死於青塘。詩道：「江陵士馬控西疆，坐使吹唇沸建康。湘土尋戈同氣盡，却教韋粲死青塘。」詩中諷刺蕭繹兄弟不顧國家安危，自相攻伐；同時歌頌了忠臣韋粲，衛國殉身。這一類懷古詩，都有借古諷今作用，具有教育意義。

士禛詩中有大量的紀遊寫景作品，描述了境內各地的自然風光，表現出祖國河山的秀美和壯麗。其中有一些詩描述濟南山水的美好，從而顯示出土禛對家鄉地方的熱愛。他在詩裏稱贊道：「濟南山水天下無，剩水殘山還自殊。」（三月晦日集河樓卷四）早年他在揚州作治春絕句十二首，其中有的便抒寫對濟南山水的懷念之情，詩道：「故國風光在眼前，鵲山寒食泰和年。邗溝未似明湖好，名士軒頭碧漲天。」（卷三）按鵲山在濟南城北，大明湖在城中，自古爲歷下名勝。又作憶明湖詩道：

一曲明湖照眼明，越羅吳縠剪裁輕。煙巒濃淡山千疊，荷芰扶疏水半城。歷下亭中坐懷古，水西橋畔卧吹笙。

鵲山寒食年年負，那得樵風引棹行？（卷三）

後來士禛在京，曾作何處故鄉思（卷九）、吾州（卷十）等詩，描述歷下風光的可愛，清泉流水、華山月夜，

美如仙境。錦秋湖，是士禛故居新城縣一帶名勝。以產莼菜、鱸魚著稱。士禛作錦秋湖竹枝三首，描述湖景的秀麗和水產的富有。其一道：「錦湖水色勝湘湖，雉尾尊羹玉不如。持謝江南陸內史，酩漿還得似渠無？」（卷三）又再送念東詩云：「錦湖秋色漾漣漪，湖裏游人歌竹枝。斜日泊船紅蓼岸，神鴉飛過魯連祠。」此詩同樣寫出錦秋湖的情趣。士禛記遊寫景詩，能描述出景物的特色，富有地方風土情味。如他在揚州時作真州絕句道：

揚州西去是真州，河水清清江水流。斜日估帆相次泊，笛聲遙起暮江樓。

江干多是釣人居，柳陌菱塘一帶疏。好是日斜風定後，半江紅樹賣鱸魚。

詩中描述出真州的江鄉情景，像是一幅畫圖，清新可愛。尤其「江干」一首，向來稱道雋永。宗梅岑讀阮亭先生真州絕句漫作云：「板橋山色晚秋初，楚澤真州畫不如。我愛新城詩句好，半江紅樹賣鱸魚。」

士禛詩中有很多題畫詩，描述畫境高超，給人一種藝術享受。如題王右丞群峰飛雪圖、題袁子仁巴船出峽圖、惲向千巖競秀圖、題余氏女子繡浣紗洛神圖二首、樊圻畫等，都是佳作。其題余氏女子繡浣紗洛神圖之一云：

溪水粼粼見浣紗，苧蘿春色玉人家。絲絲繡出吳宮怨，碧石清江是若耶。

詩中把越國美女西施在若耶溪上浣紗的情景，都描畫了出來。

士禛有些詠物詩，別有寓意。如葉公祠詩，是康熙十一年士禛過河南省葉縣所作，假借「葉公好龍」故事，比喻諷刺世人虛稱「好士」，古今都是一樣。詩道：「蕭條醴水暮烟封，古殿青苔上廢鐘。地下子

高應一笑，世間誰解好真龍？」

四

士禎論詩，重在神韵，是他的詩論核心，并以此構成了他詩歌創作的藝術風格。錢唐吳寶崖爲士禎作蠶尾續集序，論述士禎詩法道：「先生自少通籍，不欲早仕，杜門攻讀，聚漢、魏、六季、四唐、宋、元諸集，無不窺其堂奧，故能兼總衆有，不名一家，而掇其大凡，則要在神韵。」士禎自己也說：「神韵二字，予向論詩，首爲學人拈出。」（池北偶談·神韵卷一八）士禎神韵詩論，淵源於唐司空圖「自然」、「含蓄」和宋嚴羽「妙悟」、「興趣」之說，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爲作詩要訣，達到色象俱空的境界。這樣的詩，纔不落俗套，堪稱「逸品」。士禎云：「滄浪論詩，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又『鏡中之花，水中之月，羚羊挂角，無迹可尋』云云，皆發前人未發之秘。」（分甘餘話卷二）又說：「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香祖筆記）所謂「妙悟」，即善於心領神會。嚴羽說：「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滄浪詩話詩辨卷一）也就是說，惟善於心領神會，纔能通曉詩法。興趣，是嚴羽所稱詩法之一（見詩辨），意即詩情，即「詩言志」，詩歌的特色是抒情。什麼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呢？士禎舉例解釋道：「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曰：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予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襄

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踪。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象俱空，正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畫家所謂『逸品』也。」（分甘餘話卷四）這「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原出司空圖詩品含蓄，謂作詩須求含蓄，要用烘托的筆法，通過形象，委婉表現，不須作者直接詮釋說明旨意，或評論道理，而是讓讀者自然領會詩情。此亦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這樣的詩纔韵味盎然。如以上所列舉的李白詩、襄陽詩，都意在懷人，含蓄在情景之中。士禛曾稱贊王維息夫人詩道：「『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斷一語，此盛唐所以爲高。」（漁洋詩話卷上）這「不著判斷一語」，便是所說的「不著一字」之意。在息夫人詩中，息夫人對楚王的怨恨之情，從「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兩語中顯示出來，作者並未直言。謝榛四溟詩話云：「空同子曰：古詩妙在形容，所謂水月鏡花，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求之於字句，心勞而日拙也。」謝榛所引言，也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意，正符合士禛詩說。士禛又謂詩歌神韵表現在語句自然，舉例說道：「律句有神韵天然不可湊泊者，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曹能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李太虛『節過白露猶餘熱，秋到黃州始解涼』、程孟陽『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是也。予昔登燕子磯，有句云『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亦或庶幾爾。」（分甘餘話卷二）這樣的詩句，不是詞句拼湊，滯著於文字，而是從胸臆中自然流出，脫口如生。即司空圖論詩法崇尚自然所云：「俯拾即是，不取諸鄰。與道俱往，著手成春。」（詩品自然）詩歌神韵的特色，又表現在意境清遠。士禛舉例表明道：「汾陽孔文谷云：『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爲尚。』薛西原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

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韵矣。」（池北偶談卷一八）士禎明顯地提出沖淡、自然、清奇，是詩的最上品。他在鬲津草堂詩集序中引司空圖詩說，表明道：「昔司空表聖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沖淡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有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淡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蠶尾集卷七）就以上所說，可以領會士禎所倡導的「神韵」，是指詩的神采韵致而言，作詩要達到境界飄渺淡遠、意味空靈含蓄，避免實指，不露人工雕琢痕迹，要在自然，具有風調之美。司空圖論詩，作比喻道：「鹽，止於酸；鹽，止於鹹。醇美之味，在於酸、鹹之外」（語意見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士禎論詩所說的「神韵」，正是要求詩中須有這種味外之味，言有盡而意無窮。士禎評論前人詠梅詩的雅、俗之別，說道：「梅詩無過於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及《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亦是俗格；若晚唐《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直足噴飯。」（漁洋詩話卷上）這雅、俗之別，關鍵在於韵味情致的差異。坡公和林逋詠梅，雅在於自然，情味不盡；高季迪詠梅，已落俗套；晚唐人詩句，就未免一味匠氣了。原來士禎論詩法，主張作詩要興會神到，不可拘於刻求文字之工。他說：「大抵古人詩畫，祇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池北偶談卷一八）有一次士禎門人洪昇向當時著名詩人施愚山請教詩法，愚山順便把士禎詩法作了個比喻，說道：「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十二樓，縹渺都在天際。予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瓦石須從平地築起。」（漁洋詩話中）按愚山

此論，正好表明士禛神韵詩論的特色。

士禛謂學習詩法，重在妙悟，作詩抒情寫景，要取興會神到，所以反對人云亦云，抄襲模仿，要人別出心裁，獨創新語。這樣纔能寫出意境高超的詩篇。他舉例說明作詩要訣道：

越處女與勾踐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答盛擣曰：「賦家之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雲門禪師曰：「汝等不記己語，反記吾語，異日稗販我耶？」數語皆詩家三昧。（漁洋詩話卷中）

士禛說唐代詩人，如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等作詩，自有特色，都不曾在形式上模仿前人。他的論詩絕句道：「草堂樂府擅驚奇，杜老哀時托興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豨。」又說古代好詩，不在於用典，其論詩絕句道：「五字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使人思。定知妙不關文字，已是千秋幼婦詞。」這是借用鍾嶸詩品序中的語意。詩品序云：「至乎吟詠性情，亦何貴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謂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假借，皆由直尋。」士禛論詩所說「妙不關文字」，便指好詩不關係用典，而是從詩人直接感受而來。

士禛在詩歌創作實踐上，崇尚王、孟、韋、柳一派。原來從晉陶潛，下及唐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等人作詩，常以田園爲題材，士禛很推崇他們作詩的風格韻調，稱道：「風懷澄淡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又說：「高情合受維摩詰，浣筆爲圖寫孟公。」（論詩絕句）士禛以神韵說爲尺衡，選唐開元、天寶以下四十二人詩爲集，名唐賢三昧集，其中以王維詩居首，而且選詩最多。清鄭方坤作清名家詩人

小傳，稱士禛說：「其爲詩，籠蓋百世，囊括千古，而尤漫淫於陶、孟、韋、柳諸家。」

士禛作詩，實踐了他的詩說，以神韵見長，所以境界縹渺淡遠，意味空靈含蓄，成爲他詩歌的藝術特色。這在他的寫景抒情詩中表現得更顯著些，如前文所提到的秋柳詩、真州絕句等，都有天然不可湊泊之致。再如江上望青山憶舊二首：

揚子秋殘暮雨時，笛聲雁影共迷離。重來三月青山道，一片風帆萬柳絲。

長江如練布帆輕，千里山連建業城。草長鶯啼花滿樹，江村風物過清明。（卷二）

前來青山道上所見之景，正是秋殘暮雨，雁影笛聲，一種淒涼景象；故地重來，物華更新，一片風帆，綠柳搖絲。春秋代謝，全從寫景中表現出來。感慨之情，自然流露。伊應鼎評云：「雖不言憶舊，而憶舊之神恰在箇中。」（會心偶筆）又如惠山下鄒流綺過訪云：「雨後明月來，照見下山路。人語隔谿煙，借問停舟處。」（卷二）詩也同樣意味含蓄。詩題是鄒流綺來訪，詩中却不明言此意，全寫雨後山下月景，祇聞人聲，并不見人。而讀者自會從「借問停舟處」一語中，知是鄒流綺來。此詩也可謂達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境界。今再以焦山曉送崑崙還京口爲例：

山堂振法鼓，江月挂寒樹。遙送江南人，鷄鳴峭帆去。（卷二）

就眼前所見江天曉景，隨筆寫出，自然成篇。即司空圖詩品所說「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實境），亦即「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伊應鼎評此詩道：「今人每言『做詩』，詩而待於做，必無好詩矣。祇見當前之地、當前之事，眼前之景，自有天造地設的那一首詩。祇要慧心想到，慧眼覲破，一口說出，一筆寫來，便是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絕妙好辭也。即如此詩，耳聽鼓聲，遂說『山堂振法鼓』；眼見江月，遂說『江月挂寒樹』；因送客還京口，遂說『遙送江南人』；時正值鷄鳴，遂說『鷄鳴峭帆去』。前不裝頭，後不續尾，那一句不是好詩？那一句是自己出意做出來的好詩？如此言詩，詩似易易矣；然如此言詩，詩正大非易易矣。（會心偶筆）伊氏對此詩的賞析，正符合士禛的詩法。再如過露筋祠詩云：「翠羽明璫尚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煙。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卷一）淡淡幾筆，描述出湖邊祠畔月落欲曉的景色，境界空靈淡雅，令人神往。真如司空圖詩品所謂詩尚清奇云：「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清奇）其他如其詩中的江上看晚霞、大孤山、峽中望十二峰等，在藝術上都達到妙境。王維善詩亦善畫，蘇軾稱贊他的作品，達到「畫中有詩，詩中有畫」的境界。士禛作詩，就是追求這種詩情畫意。

士禛作詩，以神韵見長，這不過是他作品的主要一格，却不能以此說明他全部詩的藝術風格。有些律詩和長篇古體詩，氣勢雄壯，格調蒼勁，近於杜甫、韓愈。早期的詩，如和窟室畫松歌、蠡勺亭觀海、周文矩莊子說劍圖、傅侯天馬歌、雨後觀音門渡江等，都是豪放之作。這種雄健的筆法，尤其在他康熙十一年入蜀以後的作品裏表現得更顯著，如登高望山絕頂望峨嵋三江作歌、晚登夔府東城樓望八陣圖、廣武山等。如晚登夔府東城樓望八陣圖云：

永安宮殿莽榛蕪，炎漢存亡六尺孤。城上風雲猶護蜀，江間波浪失吞吳。魚龍夜偃三巴路，蛇鳥秋懸八陣圖。
搔首桓公憑弔處，猿聲落日滿夔巫。（卷六）

士禛有些詩，仿照民歌而作，具有民歌的藝術特色。例如茅山進香曲、采蓴曲、錦秋湖竹枝、鄧尉竹

枝、江陽竹枝等，都吟詠鄉土風物，詞意淺顯，清新自然。茅山進香曲道：「江淮女兒愛孤篷，水宿煙餐西復東。但祝茅君賜安穩，年年不怕石尤風。」采蓴曲共四首，描述吳、越水鄉人家秋日蕩舟采蓴的情景。其中兩首云：

采蓴臨淺流，采蓮在深渚。歡似蓴心滑，那識蓮心苦？

蓴絲何纏綿，柔白勝玉臂。持作千里羹，朝朝下鹽豉。

內容描述的人物形象，是青年男女，蕩舟在水波裏，一面采蓴，一面棹歌調情。詩的情調，像六朝樂府民歌。

五

王士禛是多才多藝的文學家，錢謙益當初曾贊稱他「與君代興」，他在錢氏之後，確成了清初文壇領袖，主盟海內詩壇達數十年之久，被稱為泰山北斗，當時和朱彝尊齊名，稱為南北兩大詩人。有人把他比作杜甫、韓愈，贊稱他開一代詩風。錢謙益作漁洋詩集序，評士禛詩道：「貽上之詩，文繁理富，衡華佩實。感時之作，惻愴於杜陵；緣情之什，纏綿於義山。」但士禛的「神韵說」，以及他的創作實踐，却也引起了時人的某些非議。抨擊他最力的是益都趙執信。執信，字伸符，號秋谷，是士禛的甥婿，善詩文，主張作詩以意為主，言語為役，著談龍錄一卷，載詩話若干則，幾乎都是針對士禛的神韵詩論和詩創作